



错位

李亦///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错位

李亦///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错位/李亦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329-2967-2

I. 错…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0304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60×230 毫米 16 开 印张/20 插页/2 千字/295
印 数	1—6000
定 价	28.00 元

第一章

鱼凤智没来汶西村前，村里的男人从地里回来就干两样事，喝酒、打老婆。酒喝到七八成，就要把女人摁到炕上打。酒是一样的喝，打老婆可是各有各的打法。这里有个配合问题，全看男人的喜好，男人喜欢温柔的，女人就蚊子一样哼哼，男人喜欢强烈的，女人就杀猪一样叫得生猛。不管什么叫法，都得叫，打是手段，叫才是目的，不叫打起来就没意思了。干一天活，力气基本都随汗水洒进地里，余下的力气不多，一点一滴都不能浪费，所以，男人的手还没举起来，女人就开始叫。很刺激很煽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没有这叫声男人硬不起来。硬起来的男人就不再打了，连打的样子也懒得做，果断褪下女人的衣裤，迅速玩起鱼水游戏。如果女人身子不方便就不叫，再吓也不叫，不叫就真打，真打也不能叫，要是叫了不能玩下面的游戏，男人还不得上房揭瓦？有什么办法，女人总有不方便的时候，这让男人来气。来气也没用，几千年都如此，连圣人都拿她们没辙，想来想去

也只是咬牙切齿地说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不好调教。

鱼凤智的到来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带来了正宗京戏，这让汶西村人大为震动。说起来功劳还得归村支书。支书在村里辈分甚高，因排行老五，大家都叫他五老爷。作为汶西村的党政军首脑，对鱼凤智的到来当然要有一个姿态，不管他什么原因来村里落户，从此都是他的子民，再说鱼凤智的女人杜新芝曾在村里教过小学，乡里乡亲的，面子上得有个照应。五老爷来了，杜新芝麻利地做几个菜，筛上一壶酒，鱼凤智不胜酒力，可也不敢不喝，自己不喝客人如何喝。两三杯下肚，鱼凤智就把不住自己的嘴了，要唱戏，憋在心里的话说不出来，只好唱。鱼凤智一张口就把五老爷震呆了，五老爷是戏迷，去过大地方，见过世面，也听过大戏班的戏，分得出好坏，可从没听过这么好的嗓子。五老爷当即决定，以后过年村里不再排梆子戏，梆子戏太直，低腔像拉风箱，高腔像狗叫。五老爷得了鱼凤智像得了宝，只要鱼凤智组班子排练，高品质的京戏用不了几天就会登上汶西村舞台。鱼凤智不干，说没心情。换了别人五老爷早就瞪眼了，可跟鱼凤智不能瞪眼，五老爷知道这事不能硬来，驴不喝水摁不下头去，强扭的瓜不甜，得想想办法。五老爷从鱼凤智家里出来，远远看见穿红袄的赵桂花，她是村里梆子剧团的头牌演员，在五老爷心里，也是村里的头号美女，五老爷就不信这小妮子出马他鱼凤智还没心情。五老爷叫住赵桂花，问她晚上有事吗，赵桂花说不行。五老爷说学成要回来？学成是赵桂花的丈夫，去年五老爷让他去公社的煤矿上当了合同工。赵桂花脸一红说是俺身子不干净。五老爷说不碍事，你去一趟鱼家，就说请他指导剧团工作，顺便告诉他以后什么时候都不用下田。赵桂花无功而返，五老爷很生气，真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得治他个什么罪，可想想又忍下了，手艺人死心眼，但凡心眼活泛点，也落不到汶西村。

这年春上，村里的剧团演梆子戏《三定桩》，这个戏是五老爷一手抓起来的，光彩排都看过两三回，每一回彩排他都提一些修改意见，公演时他也就没打算看。他不是不想看，而是另有打算。他去了鱼凤智家，杜新芝又做菜、筛酒。酒越喝越大，鱼凤智的情绪有些高，这时正好听见演出的锣鼓声，五老爷趁机劝他一起去听戏。虽然听不见京

胡声，但锣鼓的声音还是让鱼凤智跟着五老爷走进了后台。“唱一段吧，多好的场子。”五老爷说。“不唱。”鱼凤智嘴里说着不唱，嗓子可是已经痒了。五老爷当然看出来，又劝了两回，鱼凤智就在中场休息时忍不住上了台。汶西村剧团只演梆子戏，戏匣子里唱的京戏自然比梆子戏好，可太难，演不了，只有大地方的剧团才会演，没想到鱼凤智跟戏匣子唱得一样好。掌声最早不是来自台下的观众，而是后台的演员，他们毕竟比观众懂戏。在一片掌声和喝彩声中，鱼凤智一连唱了三段还下不了台，五老爷只好出面朝台下挥手：“就到这里。”

到这里只是个开始，整个春上来找鱼凤智听戏的人挤坏鱼家好几回大门。治保主任和民兵出面也不解决问题，就是要听京戏，梆子戏听腻了，听了跟没听差不多，不听京戏就只有喝酒打老婆，喝酒打老婆跟鱼凤智的戏比起来没意思多了。酒和老婆最多让人快活半个时辰，上点岁数的人，连半个时辰也快活不了，而鱼凤智的戏让人快活个没完，只要睁开眼，那声音就灌进耳朵，就是上茅坑拉屎撒尿脑袋里也有个人在唱。舒坦，比听身子底下女人的哼哼舒坦多了，五老爷高屋建瓴，总结了大家的感受：这叫精神享受。

汶西村人第一次有了精神享受，一般人享受也就享受了，汶西村剧团的演员可不会只停留在享受上，鱼凤智对他们的触动甚大，过去做梦也想不到京剧会走进汶西村，太高雅了，那可不是土里刨食的人能玩得了的，那是手艺，如今鱼凤智这手艺人来到汶西村，不跟着人家好好学，连老天也不答应。赵桂花又来找鱼凤智了，她要跟他学京戏，鱼凤智说我教不了你，你得学青衣，我只会老生。赵桂花说，不管青衣老生，只要你教俺就学。鱼凤智瞥一眼赵桂花，心里想，连青衣老生都不分的人也能学戏？态度虽然诚恳，可鱼凤智还是没心情。胡师爷来了，胡师爷是汶西村剧团的团长兼导演，自然比赵桂花多一些手段。他不跟鱼凤智谈戏，他带了酒肉和鱼凤智交朋友，酒是好酒，东北高粱酒，肉是新煮的狗肉。酒杯换盏中，给汶西村带来精神享受的鱼凤智终于顶不住了，答应教他们学京剧。为此，胡师爷受到了五老爷的表扬和嘉奖：你为汶西村立了一大功，我封你为村委第九委员。

回到剧团，大家问胡师爷给鱼凤智下了什么套他才答应教戏。胡

师爷哼一声：没境界，什么套能套住手艺人？心诚才行。可鱼凤智还是常有没心情的时候，大家轮流着买酒肉热情招待。鱼凤智本来不怎么喜欢喝酒，汶西村的酒让他尝到了甜头，正像他给汶西村带来精神享受一样，汶西村的地瓜干酒也让他从一场噩梦里醒来。从噩梦里醒来的鱼凤智，在汶西村交的第一个朋友不是五老爷，不是赵桂花，也不是胡师爷，而是日后伴他一生的酒。

在鱼凤智的指导下，汶西村剧团排出了第一个京戏《龙江颂》，虽然跟电影《龙江颂》没法比，但毕竟是汶西村人自己演的戏，大家给了很高的热情和评价。五老爷决定让剧团脱产排练，争取年底排出一两个传统剧目。汶西村人的精神面貌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供销社地瓜干酒的销量每况愈下，除了红白喜事或家里来客，很少有人再提着篮地瓜干换酒了。晚上的那个时间里，也很少听到女人夸张而煽情的叫声了，男人一下子变得安分了，不打老婆不喝酒，嘴里哼着“一马离了西凉界”，或“一轮明月照窗棂，有寇难坐馆驿独伴孤灯”。手上忙着一些杂七杂八的活计，到了该上床的时间，就和蔼地看着老婆，用汶西村腔调说着鱼凤智的话：该休息了。那是汶西村女人最难忘的时刻，汶西村男人一下子有了素质，而且素质提高得飞快，快得让女人不敢相信。汶西村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此，公元纪年在汶西村消逝了，以鱼凤智来的某某年取代。

与土著的汶西村男人相比，新移民鱼凤智的精神也有了迅速转变。转变首先从喝酒开始，由不能喝到能喝，由少喝到多喝，由多喝到每喝必醉，由醉酒发笑到醉酒骂娘，由醉酒骂娘到醉酒打老婆。杜新芝挨打不叫，叫也没用，叫不叫他都打，鱼凤智打老婆和土著汶西村人打老婆性质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土著汶西村女人在被打中多少也能得到快乐和满足，新移民女人杜新芝在挨打中只有屈辱和伤心，没有丝毫快乐可言。

杜新芝挨打不躲不跑，挨打时却在思考，鱼凤智怎么变得这样了？可想想也就理解了丈夫，换了谁落到这步田地也得窝一肚子火，这火不发出来就得毁了他的身子。那就让他打吧，打打出出气也就好了。可事情并不是杜新芝想得那样简单，鱼凤智打老婆变本加厉了，有

一次竟抓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杜新芝忍无可忍了就问他：“我有什么错值你这样打？”鱼凤智喝一口酒说：“你有什么错自己还不知道？”“不知道，你说吧，说出来我就改，改了咱要好好过日子。”“这个私孩子到底是谁的？”他指着她炕上的婷婷说。“私孩子”这个词是鱼凤智来汶西村后学的，官话就是私生子。“你的孩子，不是私孩子。”态度不老实，还得打。为这孩子，早在几年前就想暴打她一顿，那时他下不了手。打老婆跟学英语一样，得有个环境，自己打老婆就是一个人，在汉人堆里说英语，不好意思呢，想说英语得到“英语角”去练，汶西村到处都是“打老婆角”，无论怎么打都没什么不好意思，鱼凤智在汶西村学会了打老婆。就像汶西村人不可能从鱼凤智那里学好京剧一样，鱼凤智也没从汶西村学到打老婆的精髓，可怜的杜新芝只好承受些皮肉之苦了。

再苦杜新芝也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鱼凤智指着婷婷的脸骂“小私孩子”。婷婷在汶西村长大，汶西村语汇里“小私孩子”还有长辈对晚辈笑骂的成分，所以婷婷并不把“小私孩子”当回事，只是觉得父亲和自己不对付，总想找茬打骂。在婷婷的记忆里，只有母亲疼她，父亲像课本里讲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有一年婷婷的语文和算术考了双百，杜新芝煮了两个鸡蛋奖励她，婷婷双手托着热鸡蛋舍不得吃，鱼凤智看见一巴掌打在地下，再踏上一只脚，一边把鸡蛋碾进沙子里，一边说：“私孩子还想吃鸡蛋？”尽管鱼凤智说着半生不熟的汶西话，但“私孩子”的意思已经表达得足以让婷婷警惕。那天晚上，婷婷委屈地哭了。第二天趁父亲不在，她板着小脸问杜新芝：“他不是我亲大？”“傻孩子，谁告诉你他不是你亲大？”“是亲大会这样对我？”

初中毕业，鱼婷婷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新泰县第一中学。婷婷兴冲冲拿着入学通知书跑回家，却被鱼凤智一把夺过去撕碎了。这一次，鱼婷婷没哭，她看一眼头发零乱满脸泪痕的母亲，指着鱼凤智问：“干么撕我的通知书，干么欺负娘？”婷婷愤怒的眼神和脆生生的声音让鱼凤智大吃一惊，他想不到这个小丫头竟然敢反对自己，顺手抄起一只小凳子朝她砸过去，婷婷一闪身，小凳子砸在门口的咸菜缸上，咸菜缸破成碎片，盐水和刚腌了几天的萝卜撒了一地。杜新芝

拉着婷婷出去了，在大门口，杜新芝问婷婷想不想上学？婷婷说，想。杜新芝说，想上学就跟娘走。杜新芝领着婷婷去了学校，先找了班主任，再找校长。班主任和校长异口同声地说：“不允许，绝对不允许，学校的第一名都不能上高中，我们学校还不得关门。再说，这也是犯法的事，走吧，一块去做做工作。”中学校长并没有立刻跟杜新芝走，而是让杜新芝母女先等一会。十几分钟后，校长领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回来，跟杜新芝说，这是乡教育组张组长。张组长打量了一眼杜新芝，就朝她伸出手来：“这不是杜老师吗？”杜新芝也认出来眼前的教育组长是当年的同事，她拉着张组长的手说不出话来，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教育组长是个机灵人，知道当着这么多人不能深谈，就说，走吧，到你家里做客。一行人走到胡同口正好碰上支书五老爷，五老爷老远就跟张组长打招呼：“哪股风把领导吹来了，又来检查工作？”教育组长说到杜老师家串个门。没等教育组长再说什么，五老爷就先一步迈进鱼凤智家，大声朝屋里喊：“来客（读 kēi）了。”五老爷像主人一样把教育组长引进屋，对躺在炕上的鱼凤智说：“快起来，预备酒菜。”

校长捡起地上撕成碎片的通知书递到婷婷手上，婷婷小心地把碎片放进书包，就到外边帮着母亲收拾饭菜。酒喝到热闹时，屋子里又传出了鱼凤智的唱腔：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算就了汉家的业鼎足三分。官
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东西战南北剿博古通今，周文王
访姜尚周室大振，俺诸葛怎比得前辈的先生。闲无事在
敌楼我亮一亮琴音，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

叫好声像士兵喊出的号子整齐有力，叫好声落下，就听见中学校长说：“我代表学校全体教工感谢你，你给我们送了个最好的学生，给我们学校争了光，听一中的老师说，鱼婷婷在今年的新生里排前十名。”没等鱼凤智接话，教育组长接上说：“羡慕你呀老鱼，这孩子是

棵好苗子，好好培养，有什么困难吗？”鱼凤智客气地跟大家打着哈哈，五老爷接上说：“婷婷考这么好也是我们村的光荣，请领导放心，有困难我和凤智顶着，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她上学，到时我们还得敲锣打鼓地送她上大学呢。”

杜新芝知道五老爷在说大话说空话，当年他可以以排戏的名义给鱼凤智记大队工分，只要有工分就有饭吃，就是没有工分生产队也不会不给粮食，现在土地都分到各家各户，多收多得，不收不得，鱼凤智从不下地干活，靠一个杜新芝如何多收多得？五老爷能替鱼凤智下地干活？不过，杜新芝现在要的不是物质帮助，她要的是大家的声援，只要能让婷婷顺利走进高中大门，就算是对她最大的帮助了。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婷婷要把入学通知书粘起来。通知书撕得实在太碎了，直到午夜她才把最后一片纸粘好。教育组长已经给一中打了电话，婷婷完全可以不拿通知书报到，但两个星期后，婷婷还是把这张通知书交到班主任手上。班主任问她：“听校长说通知书丢了？”“又找着了。”班主任疑惑地看她一眼：“捡通知书的人不识字吧？”婷婷点点头。“就算不识字也该知道这张纸的重要，上面有红印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石化总厂没有高中，石化子弟要到五十华里外的县城一中上学。需要住校，这是赵晓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只有两条半马路的县城里，新生活开始了。

那天晚上，赵晓和尚卫国从不算太大的校园里出来，走上灯光昏暗的大街。街上行人稀少，商店都在落日前关了门，只有几家小卖部还亮着灯。由南走到北，再由东走到西，抬手看看表，还不足半个小时。柏油路的尽头是土路，路灯没有了，路两边的房子变成了庄稼地。他们听见了哗哗的水声，也闻到了淡淡的水腥味，河离他们很近，走过几家农舍，听着粗门大嗓的狗吠，惊魂未定，已经站到平阳河的大桥上。月挂中天，波光潋滟。他们不记得扶栏站了多久，也不记得说了什么，时间如桥下的流水，一点点离他们远去。远处的路灯突然灭了，街道一片黑暗。几分钟后，月光又映出了这个小县城的轮廓。一辆拖拉机亮着一只前灯从远处开来，尘土扑进鼻子，马达声如在耳边

炸响的爆竹久久不散。

“回去吧？”赵晓说。

“回去呗。”尚卫国说。

赵晓走进宿舍，爬到上铺倒头便睡，第二天起床时才发现，下床也有了人。她探头朝下看，正好撞上下床的目光。赵晓打量一下宿舍，自顾自地说：“都走了，你怎么不去念书？”“念呀，最好两个人约好了一块起床，要不我起床就把你乱醒了。”

双层床是有些晃，翻身时还会吱嘎吱嘎乱响。

“为这你才不起床？嗨！甭害怕，我睡着了你在底下放炸弹也乱不醒我。”

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抿着嘴，眼角弯成月牙，赵晓的心为之一动，认定她就是未来三年的朋友啦。“头一个学期就这么拼命，往后还有活路呀？”赵晓不满地自己嘟囔，下床的女孩还是抿着嘴笑，但那显然是不支持赵晓的笑，有点大人看小孩胡闹的意味。“我叫赵晓，你叫什么？”“鱼婷婷。”“我们早上六点起床行吗？”赵晓突然想早起了，早起来，跟这个月牙同学在晨光里哇啦哇啦读书，肯定是很好的事。“行啊，你要睡不够，六点半起床也行。”“一言为定，我要不醒你有权力乱醒我。”“好啊，到时候我一定乱你。”

她们成了朋友，成了姐妹，很快就形影不离了。但吃饭时鱼婷婷总找理由离开赵晓，她会在教室，在伙房一侧的小树林，或在操场边上的乒乓球台后面，总之是找一处不显眼的地方，端一缸开水，草草对付她的一日三餐。开始赵晓以为她有事，后来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她们的伙食水准差距太大。鱼婷婷的伙食是什么？煎饼咸菜，咸菜煎饼，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从不变样，而赵晓天天吃伙房，外带家里时常供给的鸡鸭鱼肉、葡萄干、桃酥、巧克力、大白兔奶糖，这样的差别还怎能让她们共餐？躲着的是鱼婷婷，伤脑筋伤自尊的是赵晓。鱼婷婷像一面镜子，鱼婷婷也是一个标准，背离这个标准，就背离了友谊，这友谊可是在赵晓心里扎下根了。如果把亲朋好友排一下位次的话，鱼婷婷已经排在父母前面，和尚卫国并列第一。她们的关系是纲和目，谁是纲谁是目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分彼此。可伙食问题横在她们的友谊里，

硬要让她们分开,即使在吃饭这么短的时间里分开,赵晓也无法忍受。况且,吃饭是衡量关系远近的标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个门里还有两种伙食,这算哪路的一家人?伙食好比鱼刺卡在喉咙里,每到吃饭时间,赵晓就难以下咽。伙食问题必须解决。赵晓下了最后一节课不走了,她黏着鱼婷婷,跟她寸步不离,让她无处可逃。鱼婷婷还在那里写着什么,教室里只剩了她们俩,鱼婷婷催她去吃饭,她说你怎么不去吃饭,鱼婷婷说我想把这道数学题做出来再去。赵晓说我等你。数学是鱼婷婷的强项,几乎没有难住她的题。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数学题还没做完。鱼婷婷装不下去了,她抬起头,迎着赵晓的目光说,你去吃饭吧,我早上吃多了,一点也不饿。正在这时,鱼婷婷肚子里发出了一声咕噜,赵晓说,虚伪,你肚子都比你诚实。鱼婷婷红了脸,但态度仍然坚决,我不饿,过一会儿再吃饭不行吗?赵晓的态度也硬起来,过来扯着她的胳膊说,不行,你这样我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鱼婷婷有些死猪不怕开水烫了。赵晓松开她的胳膊,你还当我是你朋友吗?你这样真让我难堪。她真的生气了,甩手走出教室。鱼婷婷赶紧放下手里的书追出来,看着气哼哼走向伙房的赵晓,她知道躲是躲不过去了。她坐到赵晓的对面,看着赵晓刚从窗口里打出来的饭菜,饭菜很普通,但鱼婷婷的胃已经热烈欢迎了,她接过赵晓递来的馒头,馒头冒着热气,香味扑鼻,她的胃又在欢呼。她把馒头放到面前的缸子上,看着比自己小十个月的赵晓,心里一热,差点掉下泪来。她把泪压下去,换上笑脸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为了一顿饭就使性子,不和你好了。气氛缓和下来,鱼婷婷又说,这顿饭就算你请我的,将来我有了钱再请你。赵晓说,你现在也可以请我呀,你就用煎饼请我。鱼婷婷说,成笑话了,没有拿煎饼待客的。赵晓说,我不是客人,是你的好朋友,待好朋友就该像待自己一样。鱼婷婷立刻反驳道,待好朋友更不能用煎饼。你没有别的,只有煎饼,你就不交朋友了?一句话把鱼婷婷问住了。她知道赵晓喜欢自己,自己也喜欢这个敢说敢做直爽透明的女孩,可煎饼和馒头的差别让这对朋友产生了距离,赵晓极力想抹杀这种距离。赵晓说,伙房里的饭早就吃腻了,正想换换口味呢。有了一个很好的理由,鱼婷婷

虽然知道自己的煎饼是什么货色，但城里人吃多了馒头米饭寻口新鲜也是有的。鱼婷婷拿出她的煎饼，这是那个时代的农家主食，原料只有一种，地瓜面，煎饼摊得很厚，鱼婷婷这样的饭量，只要两个就能填饱肚子。赵晓接过煎饼，放到鼻子下闻闻，有股熟过了葡萄的酸味，她把煎饼的一角塞到嘴里，用力咬下去，牙和腮帮子同时剧烈地疼一下，她想不到这东西会这么硬，煎饼上留了整齐的牙印，边上还沾了血，刀子一样的尖角肯定划到肉上了，她怕被鱼婷婷看见，赶紧把煎饼竖起来。赵晓用了平时两顿饭的时间才吃下那个煎饼，肚子还没饱，可牙已经罢工了，咬不动了，连牙龈都疼。赵晓没赶上“文革”时的忆苦饭，鱼婷婷的煎饼给她补上了。一个小时后，赵晓的胃就像着了火，实在忍不住了，她偷偷回了宿舍，打开一瓶黄桃罐头，连汤带水都倒进肚子里，才扑灭那股直让她吐酸水的大火。

有些很简单的道理对赵晓来说却很复杂，比如吃饭，开始她不理解鱼婷婷，吃过煎饼就理解了，也知道站在鱼婷婷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了，煎饼和馒头，馒头和煎饼，它们包含的营养成分不同，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身份。很多年前，鱼婷婷家盖房子，杜新芝把攒了一年的白面拿出来招待大家，雪白的馒头出笼时，鱼婷婷正好放学回家，母亲抓起一个馒头递给她，她接过来放到桌上，母亲再拿起来放到她手上说，快趁热吃了。馒头的香味让鱼婷婷津液大生，但她还是把馒头放下了，她知道帮工的饭桌上也不全是馒头，还有一些煎饼做后补，等她和母亲妹妹吃饭时，也只能闻闻飘在桌上的馒头香味了。母亲又一次拿起馒头塞给她，小声但坚决地说，昨天她俩都尝了，就你还没尝。母亲说的她俩是她的两个妹妹鱼小燕和鱼三妹。鱼婷婷想了想又把馒头放下说，过一会儿你吃了吧，我不馋馒头。母亲自然舍不得吃一个馒头，她把馒头放到笊子里，端到帮工的饭桌上。母亲在锅里洗着笼布说，考上大学就有馒头吃了。鱼婷婷最初的理想就是能天天吃上雪白的馒头，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唯一途径是考大学。在没迈进大学门以前，鱼婷婷的伙食仍然是煎饼咸菜，外加学校免费提供的白开水。

赵晓不再吃鱼婷婷的煎饼，那东西跟自己的胃实在和不来，鱼婷婷更不可能再吃她的馒头，这回赵晓明白了，馒头和煎饼之间没有对

等关系，无法交换。赵晓在自己家的饭桌上，当然看不到吃饭问题在中国有多么重要，这让赵晓知道邓小平的伟大了。邓小平说中国得先解决吃饭问题。邓小平果断地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各家各户的饭桌上有了很大变化。但鱼婷婷家的变化不大，或者说越变越差了，因为鱼婷婷家没有劳动力。在婷婷的记忆里，父亲就没下地正经干过一回活，除了过年过节大队里排练节目时出来作指导，剩下的时间都窝在家里喝酒，现在大家都忙着种地，大队的京剧团也散了，鱼凤智唯一的事情就是喝酒了。母亲不指望他种地，全家五口人的地基本上就是母亲一个人忙。照料五亩多地，可不是说说这么容易，犁耩锄耙，施肥翻土，收割脱粒，哪一样女人干着也不轻省。干不了也得干，鱼婷婷在城里念高中，两个小女儿在村上念小学，不干指望谁呢？幸好还有小英两口子帮忙，才不至于误了农时。小英是杜新芝娘家侄女，小英的丈夫夏真卿曾是杜新芝的学生，师生加亲戚，关系自然不一般，两家同在一个生产队，几块地离得都很近，有时小英两口子就把两家的活一起干了。天长日久，杜新芝觉得欠小英两口子的太多，尽可能把活往前赶，省得给他们添麻烦。杜新芝在五亩多地里踩下了多少脚印，洒下了多少汗水，谁也无法计算。她很累，累得不能吃饭，可她还得挺着。做饭，喂猪，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定期给鱼婷婷摊下一大包袱煎饼，等到鱼婷婷回家的日子，还得强颜欢笑，若无其事地和鱼婷婷说这说那。当然是报喜不报忧，今年的雨水足，南坡上的苗子长得好，父亲最近帮着她下地干活了，等等，杜新芝尽力说谎，尽力掩饰着，一片太平景象。但杜新芝的疲倦是无法掩饰的，细心的鱼婷婷什么都明白，越明白越不好拆穿她，越明白心里越不好受，每次从家里拿饭回来，她的心都沉甸甸的，好几天调整不好情绪。鱼婷婷曾经想过退学，母亲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唯独上学的事态度强硬，杜新芝说你要退学我就死。鱼婷婷知道母亲是说到做到的人，不敢再提退学的事。母女二人都有泪，但泪都往肚子里流。鱼婷婷很少跟赵晓说家里的事，跟她说她也未必理解，理解了又能怎样？自己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苦无能为力吗？比鱼婷婷更细心的是班主任安老师，下晚自习后他叫住了她，家里有

什么事吗？安老师目光犀利，但照到鱼婷婷身上则柔软了，那目光有些抚摸的意味，在这样的目光下，鱼婷婷的泪再也忍不住了，她说出了她的不幸，说出了她父亲的种种表现，安老师非常激动非常愤怒：“晚爹也不至于这么待你！”这话像一把锥子，一下扎进婷婷心里，她暗暗发誓，早晚要弄个明白，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闺女。月光下，两个人好像不再是师生，而是一对父女。安老师不知不觉地把手搭在鱼婷婷肩上，他告诉她千万别再动退学的念头，只要他在这个学校一天，就决不允许她这样的好学生退学。鱼婷婷的心热了一下，她很想像倒在安老师怀里，她太缺少父爱了，但她的身子却本能地往后退去。

赵晓再也不敢为难她吃馒头了，她不愿看见鱼婷婷拿着馒头难堪的样子，随便她吧，让她回到原来的感觉里，让馒头煎饼各得其所。

打开赵晓青春期大门的不是尚卫国，不是她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异性，而是鱼婷婷。鱼婷婷和赵晓是一棵并蒂莲，她们虽然吸收了不同的营养，但根却抱在一起。她们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在阳光雨露下，互相映照互相鼓舞，蓬勃着自己的身体。就像清明节之于庄稼，青春期一到，赵晓就要伸胳膊伸腿地疯长，一夜之间胸部就挺起了两座山峰，扁扁细细的大腿也圆起来，到处都肉鼓鼓的了，有了曲线，有了圆润而饱满的轮廓。有一些感觉开始折磨人了，由里到外，由外到里地挤压着她，一些东西在膨胀，身体一会儿轻一会儿重，像浸在水里，又像在高空踩钢丝，到了燃烧的临界点，鼻子里喘出的气都热乎乎的，只要在那儿迸一点火星就会把自己点燃。

一天晚上下晚自习时，赵晓收到了来自异性的第一封情书，写情书的不是别人，就是近在眼前的同桌袁世雄。他对自己的声音没有自信，要借助文字，传达他烫人的欲望。看着袁世雄写的情书，幸福像泛滥的河水冲撞着赵晓的身体，她想唱想跳，想沿着平阳河大堤疯跑；不是因为爱袁世雄，而是因为被袁世雄爱，被爱的感觉实在不错。这种感觉她在鱼婷婷那里已经有所体验，只是那感觉是朦胧的，绵软的，混沌而含蓄；而跟袁世雄在一起则是明确的，直白的，畅快淋漓的，针针见血的，爱的语言和爱的行动，更接近目标，是为青春量身定做的。赵晓扭头看下床的鱼婷婷，她正仰着脸看她，一脸的探寻，赵晓

忍不住把信递给她。“亲爱的公主，这个落叶的秋天，我的心却像春天一样灿烂……我是万里蓝天，你就是蓝天上的白云，我是大海，你就是风；扬起我们的风帆，去远航……”鱼婷婷从床上爬起来，指指门，赵晓心领神会。她们去了大操场，坐在靠近路灯的台阶上。“写得好不好？”赵晓问她。“写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你的意思是……”“你不要回信，这事没完。”

赵晓没听她的话，不但给袁世雄回了信，还跟他去了平阳河。她没法拒绝他，她已经燃烧起来。在去平阳河的路上她一直想着尚卫国，想着他知道这件事的反应，不过，尚卫国从没说过那种话，他不说喜欢她，也没说过爱她，更没给她写过一个字的情书，这样想着，赵晓一时竟放松了。在几分钟的对视后，赵晓慢慢平静了。他的嘴唇仓皇伸过来，她没躲，她不知道他伸着嘴想做什么，直到牙齿敲着牙齿时，她才有些害怕地躲开。

尚卫国的学习成绩在石化子弟里也不算好，可他用功，进步比较明显。他妈妈章秀莲常来学校，每次来校都找班主任安老师做些工作。尚卫国的学生登记表上，妈妈的身份是石化党委宣传部长，实际她还兼着统战部长的职务。石化是国有大企业，“文革”前后曾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安排在这里，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有一些海外关系，所以石化设了统战部，但又觉得专职统战有点闲，就让章秀莲兼了。章秀莲知道怎么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她夸安老师知识丰富，政治水平、理论水平高，她说你这样的水平在全石化也找不出一个来，如果在机关，用不了几年就能做到部长的职位。态度诚恳，这一点像她的儿子尚卫国，给人忠厚的印象，虽然夸奖有点过，至少人家没小看人，做了官的人，大都不把老师当回事，即使表面上尊重你，心里对你还是有些蔑视，孩子头，教书匠，有什么大出息？章秀莲没蔑视老师，至少在尚卫国考大学这个节骨眼上，她知道老师的作用非常重要。她总是语重心长，嘘寒问暖，像邻家大嫂，也像几年不见的三姨妈，她说县里有一些老熟人，多少可以帮一些忙的。换了别人说这些话，就很市侩了，明显的交换嘛，要不是你孩子在人家手里，

你会三天两头来学校，会动用那些老熟人？老熟人是什么？老熟人就是社会关系，就像一个国家的石油储备，这可是很宝贵的资源。章秀莲不让人觉得市侩，倒让人觉得直爽，无论她的想法多么世俗，都会世俗得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世俗让知识分子的清高显得虚伪。才见了几面，就跟安老师老朋友一样了，对老朋友还用遮遮掩掩？对老朋友要推心置腹，要实打实地解决问题。这就是章秀莲的高明之处，政治理论水平很高的安老师自然挡不住没有多少理论的宣传部长的统战，安老师被感动了。安老师早就注意到，尚卫国跟赵晓过从甚密，他多次暗叹，他俩多么般配啊，一个沉着冷静忠厚老实，一个聪明伶俐漂亮大方，但尚卫国的学习有些吃力，这就有点遗憾了。赵晓考学几乎没困难，甚至可以说把里攥了，而尚卫国则是个未知数。安老师直言不讳了，卫国的数学成绩再好点考学就更有希望。单从名字的叫法，统战部长就知道安老师跟自己的距离近了，像叫自己的孩子了。统战部长很高兴，安老师的话就是一颗定心丸，卫国考大学确有希望，但话里的另一层意思也很明显，那才是问题的要害。明摆着，尚卫国不是学数学的材料，跟人家用一样的工夫，收不到一样的效果，一道数学题做一个晚自习还弄不明白。一个晚自习用在历史地理语文政治上，可能就有比较大的收获，即使用在英语上，也还能记住几个单词。那不是费力不讨好吗？还不如放弃数学学别的呢，每科多得二十分，不就把数学分挣到了？统战部长忍不住地说。统战部长一向事半功倍，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当然不允许儿子在数学上作无谓的努力。账不是这样算的，其他几科学到一定程度再提高五分也难，少一门数学课，就等于少一条腿。安老师纠正着统战部长的想法，这让统战部长有些尴尬，教育毕竟不同于政治，自己是门外汉啊。尴尬很快就被自嘲的笑声遮掩过去，统战部长的脸皮毕竟不像知识分子那样薄。你看看我尽说外行话，卫国的事还得你操心，要不麻烦数学老师给他补补课？统战部长试探着说。安老师想了想说，这是个好办法，不过……统战部长最不想听“不过”了，她也不信有什么“不过”扳不倒，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不过”她可没少遇到，但在她这里都“过去”了。下课铃一响，他们就到数学教研组找张素芳，张素芳的孩子